

## 商報戰前翻譯員

## 後來回國參加八路軍的著名軍旅作家白刃

他14歲遠赴菲律賓，逐漸走上革命道路，20歲左右回國參加抗戰，在炮火中將自己鍛造成一位堅強的「文藝戰士」；新中國成立後，他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創作的《兵臨城下》劇本引起了周恩來總理的關注

人物名片：

白刃（1918年—2016年），原名王年送，又名王寄生，筆名王爽、藍默，祖籍福建泉州石獅，菲律賓歸僑，著名軍旅作家。1932年前往菲律賓，1936年參加革命，曾任菲律賓馬尼拉華僑中學「人人日日抗日救國會」常務委員、菲律賓華僑中學《救亡月刊》編輯、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菲律賓分會會員。1937年回國，歷任八路軍第115師司令部參謀、山東抗日根據地《魯南時報》總編輯、《戰士報》主編、《民兵報》總編輯、《山東畫報》副主編、安東（丹東）廣播電台台長、東北民主聯軍西滿軍區宣傳科科长兼《反攻報》主編、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後勤部教育科科长兼《後勤報》主編、第四野戰軍政治部編輯科科长、解放軍藝術學院教授等職，參加過遼沈和平津兩大戰役，曾獲中國人民解放軍二級紅星功勳榮譽章。60多年來，出版小說、劇作、詩歌、散文30餘部。

**店舖倒閉 飽嘗生活之苦**

1918年，白刃出生于福建省晉江縣永寧鎮（今屬石獅市）一個普通華僑家庭。永寧靠海，歷史上是海防重鎮，這裡迄今仍可見明代抗倭慘烈戰役留下的痕跡。或許因為打小就聽抗倭英雄傳說，白刃的性子裡總透著一股剛毅與堅韌。

父親年輕時就去菲律賓干苦力活，後來做了點小生意，家境逐漸好轉。白刃8歲時，父親返鄉，領著他去給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磕頭，然後帶他到私塾就讀，念《三字經》《千字文》，學描紅、學寫字，算是推開了儒學的大門。晉江自古便是戲劇之鄉，各鄉各鎮都有戲班子，一到節日，鑼鼓喧天不絕於話。除了演戲，鄉村裡還遍佈著南音社（也叫絃管社），管弦絲竹每天不絕於耳。白刃很「黏」戲曲，小時候是有戲必看，有南音必聽，小腦袋瓜裡裝了不少戲文，日後他鍾愛寫戲與這不無關係。1932年冬，白刃離開了家鄉，搭乘英國輪船前往菲律賓，從此他的童年繪上了異國的色彩。不久之後，海的彼岸更讓他嘗到了獨立漂泊的滋味。

最初，父親與人合夥在菲律賓中部怡朗市那巴士社開了一間「益益」雜貨店。店舖不大，但日用雜貨，應有盡有，生意還算穩定。白刃白天在店裡幫工，晚上就到怡朗的一家華商學校唸書。但好景不長，上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的風暴刮到菲島，怡朗陷入蕭條，「益益」店的生意也一落千丈。1933年，父母回到永寧為祖母辦理喪事。不料，天有不測風雲，父親辛苦攢下的存款被益華錢莊捲走，家裡多年積蓄化為烏有。為此，父親心灰意懶，不再肯赴菲律賓，留在老家種地。可憐的白刃孤守「益益」雜貨店，承受了遠非他的年紀應該承受的生活之重。過不了多久，「益益」雜貨店倒閉，白刃只好自謀出路，一路漂泊浪跡到了馬尼拉。

**追逐曙光 毅然回國參戰**

在馬尼拉時，白刃幸運地進入華僑中學。為求生存，他半工半讀，白天賣報，晚上則進學校讀書。白刃當時每天賣的報紙，除了《前驅日報》就是《華僑商報》。《華僑商報》是菲律賓華文報中的佼佼者，主張抗日救國，反對內戰，是愛國華僑及進步青年喜愛的讀物。白刃還兼任《華僑商報》報社譯員，總編經常交給他一稿路透社、合眾社、哈瓦斯社等通訊社的電訊，由他譯成中文，然後刊登。遇上外國電訊不多時，白刃便跟著記者們出去採訪，對於民間疾苦有了更深的瞭解。

在馬尼拉華僑中學，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進步老師董勤平（又名董冰如）對白刃極為關心，他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引導白刃走上革命之路。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東北後，鐵蹄踏進長城。在董勤平老師的倡導下，華僑中學師生成立「人人日日抗日救國會」。董老師從白刃一篇《可憐的婢女》作文中感受到白刃同情受壓迫階級的情懷，于是介紹他參加抗日救國會，並在大會上推選白刃任常委，負責宣傳工作。



在南洋，白刃還加入抗日團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菲律賓分會。為宣傳抗日，白刃參加馬尼拉華僑業餘劇團，演抗日文明戲，既喚起華僑抗日救國的熱情，又通過演出為國內抗日活動募捐。

華僑中學人人日日抗日救國會在董勤平的領導下，開展抗日反蔣救亡活動。師生們出牆報、散傳單，唱救亡歌曲，開宣傳大會，撰寫詩歌散文在華文報上發表。1936年華僑中學抗日救國會出版十六開鉛印本《救亡月刊》，白刃參加該月刊的編輯工作。據白刃後來回憶，1936年12月震驚中外之「西安事變」爆發，《救亡月刊》在1937年元月號中刊登了社論《國共合作的一線曙光》，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吶喊助威。該期刊上還選了白刃寫的《汪精衛回國之後》，揭露汪精衛于「西安事變」後，勾結日寇，陰謀擴大內戰的企圖，反響較大。

「西安事變」後，正值菲律賓各校放年假，董勤平趕去香港與廖承志同志密談，之後返回馬尼拉跟華僑中學的同學們談了「西安事變」的始末。董勤平叮囑大家，積極宣傳「團結抗日」。得知國共合作出現曙光後，白刃無意繼續留在南洋讀書，一心想回國參戰。1937年春，白刃告別馬尼拉，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國。在回國的輪船甲板上，他高唱田漢詞、聶耳曲的《告別南洋》：「再會吧，南洋/你海波綠，海雲長/你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們民族的血汗/灑遍了幾百個荒涼的島上……再會吧，南洋/我們要去爭取一線光明的希望！」

**誅筆伐 披露惡人惡行**

回國後，白刃先到了南京，但因人生地疏，救國無門，只好轉回廈門。後來，白刃考上「福建省私立集美學校」（即集美中學），開學不久，日寇空襲廈門。在各種進步思潮的鼓舞下，他更堅定了去延安參加八路軍的決心。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白刃返回家鄉永寧組織青年救國會。他每天領著一群青年到各村宣傳抗戰，還在永寧大埔自編自演文明戲《金門淪陷》。1938年夏天，白刃撰寫的《國難嚴重下的泉州軍政》在漢口《全民週刊》刊發，文中揭露泉州駐軍旅長錢東亮的種種劣跡。錢東亮系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錢大鈞的侄子，其在泉州橫行霸道，魚肉鄉民，百姓敢怒不敢言。「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白刃通過撰文發聲，可以說是替泉州人出了一口惡氣。不過，白刃也因此得罪了錢東亮，隨時都可能遭遇「黑手」。于是白刃只得遠遠避難，幾經輾轉來到了廣州。

在廣州時，白刃和同學找到東山百子路八路軍辦事處，開了一張前往延安的介紹信。隨後，經漢口前往西安。在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他們被編隊之後，徒步行軍前往延安。800里跋涉行軍，一下子讓白刃及他的同學感悟到了抗戰的「第一課」。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創辦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用來培養軍事和政治幹部。白刃到達延安後，便被編

入「抗大」第五大隊。後來，學校轉移至晉東南，在敵後方辦學，白刃也被調入化學隊，在那裡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白刃隨「抗大」剛遷往晉東南，就遇上了日軍重兵圍攻。1938年4月4日，日軍第108師團主力，第16師團、第20師團、第109師團及酒井旅團各一部共3萬餘人，分九路向晉東南地帶發起重圍之勢，意圖剿殺八路軍。此時，八路軍在東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的統一指揮下，組織兵力，阻擊日軍。1938年4月10日前後，日軍從東、西、北三面相繼侵入抗日根據地。中國軍隊頑強反擊，抗戰史上有名的「晉東南反九路圍攻戰役」打響。此時，「抗大」搬到太行山上。能寫會唱的白刃，調到八路軍秦賴支隊組織的臨時宣傳隊工作，在平順、壺關、陵川一帶的農村裡寫標語、演街頭劇、說快板，組織抗日，召集群眾宣傳黨的主張和抗日救國的道理，動員群眾支援八路軍，粉碎日寇的進攻。經過半個多月的浴血奮戰，八路軍徹底粉碎了日軍的圍攻，取得了殲敵4000餘人的重大勝利，有力地鞏固和發展了晉冀豫抗日根據地。

1939年2月，「抗大」一分校在晉東南的故縣成立，白刃入編該校。1940年1月，白刃隨一分校遷至山東沂蒙山區，後被派至八路軍第115師司令部當參謀，從此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

**戰地採訪 不懼槍林彈雨**

在八路軍第115師，白刃的寫作才華很快顯現，遂被調到師政治部當新聞幹事，隨部隊征戰于抗日前線。在這期間，白刃寫了不少膾炙人口的戰地報道，他後來沿用終生的筆名「白刃」便誕生於此時。

1940年初，八路軍第115師向山東天寶山區發展，代理師長陳光、政委羅榮桓指揮部隊于該年2月14日一舉攻克界于抱犢固山區與天寶山區之間、處于費（縣）滕（縣）公路上的要地白彥，全殲了據守該村的偽軍。日軍為控制魯南山區，決定重占白彥，以恢復費縣與滕縣的聯繫。

3月12日，日偽軍出動700餘人，分三路向白彥發動進攻。當時，作為新聞幹事的白刃隨第686團投入戰鬥。面對敵軍的進犯，我軍奮勇作戰，給予敵人迎頭痛擊。由城後進犯的日偽軍，被第686團阻于柴山，並追至黃草坡，殲其大部；由大平邑出動的日偽軍在白彥北遭打擊後，會同梁丘出動的日偽軍進佔白彥。當夜，第686團趁日偽軍立足未穩，襲入白彥，以短促火力和白刃格鬥大量殺傷敵人。13日拂曉，日偽軍殘部向西北方向逃竄，白彥保衛戰獲得勝利。白刃也參加了這一場驚心動魄的肉搏戰，端着刺刀與日偽軍廝殺。戰鬥結束後，他不顧疲倦，趕寫了一篇通訊《在觀察所》，發表在《時事通訊》上並署名「白刃」。

慢慢地，「白刃」筆名越叫越響亮。在山東抗日根據地，白刃成為官兵們公認的「鐵筆戰士」。後來，白刃還接連擔任《魯南時報》總編輯、《戰士報》主編、《民兵報》總編輯、《山東畫報》副主編等職。

長期生活在戰爭中，離開遙遠故鄉，難免會掛念親人。1943年，雖然各地通信艱難，白刃還是試著往永寧家中寄信，想不到竟接到回信。這時的他才知道日寇1940年曾從晉江深滬灣登陸，在永寧各村燒殺，製造了「永寧慘案」。他的父親王千宗在戰亂中得病，因找不到醫藥治療而病故……白刃哀痛不已，更將一腔悲憤傾注于筆尖，寫出一篇篇鋒銳的戰地報道，讓它們像炮彈一般轟向惡貫滿盈的日寇。

1945年抗戰勝利後，白刃隨部進軍東北，先後在東北安東（丹東）任廣播電台台長，後任西滿軍區宣傳科科长兼《反攻報》主編、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後勤部教育科科长兼《後勤報》主編、新華社前線分社記者，隨部參加了遼沈、平津兩大戰役。他的戰地採訪鏗鏘有力，在炮火紛飛的歲月裡播種著閃亮的希望。

**筆耕不輟 創造經典之作**

應該說，雖然之前也有編過文明戲，但白刃真正的戲劇創作始於讀「抗大」時。一次，學校要慶祝黨的生日，他所在的學員隊排練節目，白刃提筆寫了此生第一個完整劇本——《天堂地獄》。後來，他還寫了詩劇《過雪山草地》等，反響頗佳。

白刃的小說創作則開始於解放戰爭時期。1948年，在大軍進關之前的戰鬥間隙，他著手

撰寫長篇小說《戰鬥到明天》，文章在解放初期的《人民文學》和《長江日報》等報刊上陸續發表出來，書中一段還被日本《中國文壇》譯成日文，以《救出》為題刊登。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後，他將這部長篇小說寄給了大作家茅盾先生。茅盾對他的作品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並提出了具體修改意見。1951年，長篇小說《戰鬥到明天》正式出版，茅盾為書作了序言。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白刃曾任第四野戰軍政治部編輯科科长、解放軍總政治部創作員、長沙警備區顧問等職。1979年，調入北京解放軍藝術學院，1985年離休。他曾被選為中國劇作家協會理事、全國歸僑文協顧問、菲律賓菲華文聯顧問、澳門福建同鄉總會名譽顧問、全國僑聯委員等；榮獲中國人民解放軍二級紅星功勳榮譽章，作為著名作家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白刃半個多世紀來筆耕不輟，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從事專業文藝創作，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戰鬥到明天》《南洋漂流記》《龍翼人別傳》；短篇小說集《白刃小說選》《平常人的故事》《激流》；戲劇《白刃劇作選》《糖衣炮彈》《白鷺》《兵臨城下》《戰火紛飛》《烏金城》《香港之夢》《蓮花港》；詩歌《鐵腳團長》《前進的回聲》《野草集》；散文《無敵英雄》《香港見聞》《永不凋謝的花》；傳記文學《羅榮桓元帥記事》；電影文學劇本《兵臨城下》；長篇唱詞《沉冤記》等30餘部書，計400多萬字。白刃90歲時，著手著述長篇回憶錄《歸國70年》。

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至1963年，話劇《兵臨城下》上演，周恩來總理曾先後看了三遍。後來，聽說話劇即將改編成電影，周總理更是親自召見白刃，與他面談近兩個小時，對劇本改編提出了諸多中肯的意見。作品能受到周總理的重視，這對於作家白刃來說，無疑是最大的褒獎。）白刃之光 照亮軍旅文壇

石獅永寧詩人王振漢曾回憶稱，白刃少小背井離鄉，後來又在各地忙于參加革命工作，但他始終不忘故土、不忘鄉音，對那小時候曾攀登過的姑嫂塔、觀日台、玉帶橋，尤其是那屹立于石獅朝陽山上的鎮海石，魂牽夢縈。每次回鄉，白刃都要到鎮海石下瞻仰一番。

有一回，王振漢陪白刃到永寧大街散步，一些鄉親正在聚精會神地彈奏南音。白刃悄悄地在他們背後坐下，專注地聽著，閉眼品賞每句曲詞，用腳尖輕輕地壓著拍子。後來，他和大家一起演奏一曲。鄉親們都說白刃「沒有半點官架子」。白刃則對振漢說，「南音很有藝術價值，是閩南群眾喜歡的音樂，應該組織起來，活躍農村文化生活。」白刃回北京時，還特地買了一把琵琶帶回去，這是對故土、對於「根」的執念。

對於白刃來說，永寧是生他養他的故鄉。年輕時，他孝順父母，掛念親人。步入中老年後，他則更加關愛自己家鄉的孩子們，希望他們都有一個幸福的未來。「文革」之後，白刃返鄉。消息一傳開，永寧和附近地區的中小學校紛紛邀請他給學生講革命鬥爭故事或介紹寫作經驗。白刃欣然允諾。一天，石獅石光中學的師生準備到永寧拜訪他。白刃知道了，便提前趕到學校。見到風塵僕僕、滿頭大汗的白刃，石光中學校長高鴻昌感激地說：「我們正要整隊出發……」白刃笑著說：「我自己來，少費勁嘛！」據王振漢回憶，白刃常給石獅中小學生講理想、講抱負，鼓勵他們從小要有志向，將來為家鄉、為祖國做貢獻。這裡面其實也飽含了白刃對於家鄉的深情祝福。

上世紀80年代，在回顧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的艱辛歷程時，白刃還曾說過一句觸碰人心的話：「大躍進時期，弄虚作假的浮誇風成了『瘟疫』；十年浩劫『假大空』登峰造極，把我們黨的優良傳統破壞了。今天，要建設四個現代化，必須徹底掃清『假大空』，必須培養千千萬萬敢說真話、剛強的改革者。」從他身上投射出的人格光輝，極大地啟迪和鼓舞了新時代的作家們。

著名作家丁玲這樣評價白刃說：「他儘管遭受過曲折，但仍孜孜於寫作，寫出了成績，他不愧為我們黨、我們解放軍培養出來的一個堅強的、值得愛護和尊敬的文藝戰士。」

<泉州晚報>

## 菲律賓歸僑憶抗戰歲月

**白刃：回國參加八路軍抗日隊伍**

我的老家是福建晉江永寧，父親原是旅菲華僑，我也于1935年到了菲律賓，在馬尼拉華僑中學半工半讀。在級任老師董冰如的培養教育下，我成了他領導的「人人日日抗日救國會」的常委，參加了《救亡月刊》編輯工作。後來我又到了于以同創辦的《華僑商報》當編輯部學徒，有時和記者出去採訪社會新聞，有時譯學電訊。當在外電裡看到日寇在祖國的種種暴行時，我常常感到心潮起伏，恨不能早日回國，拿起刀槍殺敵人。

1937年3月初，幾經周折，我終於歸國。在老家籌集了旅費後，從廈門到上海，在南京稍停之後又從上海到廈門。那真是：到南京，救國無門；望延安，路途遙遠。回到廈門後，我考上集美初中三年級，開學不久，日寇空襲廈門。在各種進步思潮的鼓舞下，我更堅定了去延安參加八路軍抗日隊伍的決心。寫信與董冰如老師聯繫，老師在覆信中也叫我去陝北。

那時福建禁止壯丁出境，當時19歲的我正在被禁之列。廈門已被日軍佔領，我在泉州灣乘英國船到汕頭後再到香港，找姐姐資助與幾個同學去了西安。在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我們編隊之後，徒步行軍到延安。800里行軍是我們未進抗大先上的第一課。

行軍走到耀縣時，我被國民黨兵盤問：為什麼打起仗來不回南洋去？我說「自從『九

一八』日本強佔東三省，外國人瞧不起中國，華僑在海外很受氣。有血性的中國人，誰願意當亡國奴？我回祖國就是為了打日本，怎能跑回當逃兵？」

到延安後，我們被編為抗大第五大隊，因延安地域太小，要到甘肅慶陽建校。200多新生編成了兩個隊，我編在第一隊，被選為副班長。11月初，我們開始了新的路程。從原路南下甘泉、富縣，轉向西走。行軍途中很艱苦，起初不習慣，後來也慢慢習慣了。

沒過多久，我們維修完營房剛要正式上課時，突然接到命令，要到敵人後方去。于是1000多名同學響應黨的號召，堅決到敵後晉東南去。渡過黃河，通過封鎖線，摸黑找到宿營地。這裡離八路軍總部不遠，真是個敵後辦學的好地方。學校成立特科隊，我調到了化學隊，此外還有工兵隊和機槍隊。那時學校大批發展新黨員，好多同學都入了黨，我此後也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不久，日寇圍攻晉東南，學校搬到太行山上，我被調到支隊組織的臨時宣傳隊工作。我們在平順、壺關、陵川一帶的農村裡，寫標語，演街頭劇，說快板召集群眾會，宣傳黨的主張和抗日救國的道理，動員群眾支援八路軍，粉碎日寇的進攻。後來抗大總校移到太行山，一分校奉命遷往山東，我們跟著進入魯南，我被派到一一五司令部當參謀，從此開始

了新的戰鬥生活。

**王純流：戰鬥在日帝統治下的馬尼拉**

我出生于菲律賓，幼時隨父母回國，在家鄉晉江西峯鄉岑江小學唸書。畢業後，于1939年返菲律賓與父親團聚，開始是在馬尼拉市溪仔婆區(QUIAPO)堂叔公家的料器商當學徒。因為親屬關係，我晚上還能到溪仔婆中西學校學習英文。1940年底，我又到華僑中學上牛漢文初中課，下午打工，是個半工半讀的學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法西斯將侵略的魔掌伸向東南亞各國。日寇佔領菲律賓後，施行殘暴野蠻的統治，菲律賓人民和數十萬華僑陷入恐怖的黑淵裡。

我在家鄉讀書時就受抗日思潮的影響，痛恨日寇的暴行，到菲律賓不久又親眼目睹了日寇的兇惡行徑，更萌生了抵抗的思想。1942年底，在與一位理髮師和一群好友的交往中，我開始閱讀地下油印小報《華僑導報》，這大大開闊了我的視野，同時也堅定了我的抗日決心。1943年，我投身抗日地下鬥爭行列，加入了華僑抗日反奸大同盟屬下的店員抗日反奸同盟，簡稱「店抗」。

參加店抗後，根據地下組織的決定，我積極的1944年4、5月間，日軍在各戰場上節節敗退，已顯得力不從心。此時我們又接到新任務，要在交通要道計順大鐵橋(QUEZONBLVD)張貼署名華僑抗日游擊支隊總隊長黃杰的日文

標語，內容是盟軍大反攻了，日軍必敗，請放下武器等等，目的在動搖日軍軍心。行動之前，我們先做了充分的實地勘查。某日清晨，我和蔡媽義、吳維亮、林宗明四人，以玩足球為掩護，順利地把日文標語貼在大鐵橋地鐵柱上，取得很好效果。我們暗自歡喜，日軍覆滅的日子不遠了。

1944年9月間，日軍做垂死掙扎，大肆逮捕地下抗日分子，此時另外一個地下抗日組織——華僑抗日鋤奸打擊團(簡稱迫擊團)的領導骨幹團員多人被捕，迫擊團被摧殘，處於癱瘓狀態。

在此危急關頭，上級把我調去支援迫擊團。起初我協助羅理實恢復地下小報《掃蕩報》的出版，不久即與迫擊團領導成員蔡振聲、吳翰清、姚貽沙組成領導核心，開展迫擊團的重建工作。

1945年2月初，美軍攻進馬尼拉市，廣大菲律賓人和華僑雀躍，抗日情緒高漲。迫擊團亦由地下轉為公開活動。2月中、下旬，百餘名華僑青年到迫擊團報名參加殺敵。3月初，林南敏、吳重富、王純流、曾國峰、洪元章帶領迫擊團武裝隊伍開赴蕊搭依絲夏省(NUEVAECIJA)的仙杏斐(SANTAFE)山地，配合美軍消滅日軍殘餘部隊，在我們附近亦有血干團組織的華僑武裝部隊。

1952年底，菲律賓當局突然逮捕了二三百名華僑，通稱為「難僑案」，政治形勢轉為險惡。

1953年7月，我即與許青雲、黃明交、李秀峰四人，離開可愛的第二故鄉菲律賓，于11月輾轉回到廣州，投身祖國的建設。

<廈門僑聲>